

马林斯基首席奥克萨那·斯克里克

她就是『美丽悲剧』的女主角

上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奥克萨那扮演的黑天鹅奥杰丽雅,用32个挥鞭转征服了上海观众的心。许多上海观众开始回溯至10多年前拍摄的芭蕾纪录片《美丽悲剧》,50分钟时间里,镜头从奥克萨那的12岁,跟拍到她舞校毕业。

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芭蕾舞梦,但真正为之付出的却不多。因为在那看上去柔软的足尖、流畅的身段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

奥克萨那·斯克里克就是这样一个肯吃苦的女孩子。舞台上,她是曼妙的芭蕾精灵,聚光灯下的灵魂舞者,是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新晋首席,是“仙女”西尔菲达、是“吉赛尔”“雷蒙达”,是这次飞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天鹅公主”奥杰塔,“舞姬”尼基娅(见右图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1989年她出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是一个会为了跳舞减肥,会因为辛苦流泪,会在青春里感到孤独、忧伤的普通女孩……

谈启蒙 毛毛虫时期

奥克萨那之所以跳舞,是因为母亲。

在母亲眼里,女儿是一个为芭蕾而生的精灵。脚骨柔软,身材纤长,刚出生一个月就会劈叉。“她还是小婴儿的时候,我就检查了她的脚掌,决定让她学芭蕾。”母亲说,她带着4岁的奥克萨那去报名舞校,被拒之门外,因为年龄太小。“他们让我过一年再去。”于是第二年的4月21日,奥克萨那踏进了芭蕾学校的大门,就在前一天(4月20日),她刚刚过了自己的5岁生日。

然而,少女时期的奥克萨那并没有那么喜欢芭蕾。12岁那年,她来到了俄罗斯著名的彼尔姆舞蹈学校,训练从早上9点开始持续到晚上9点,封闭的学习环境,近乎严苛的训练,很容易让青春期的女孩子陷入一种孤独的惶恐。

■“每次吃饭都让我觉得罪恶,我得减肥,不然明天就胖成猪了”。

■“开始穿脚鞋了,每次跳完我的脚都会出血,我用绷带缠住它们,但似乎没什么用”。

■“上课的时候,我就像一块海绵,不停滴水,浑身湿透”;“女孩子们都不理我,她们不和我一起吃饭,我也不想搭理她们”。

日记里的字字句句,都让人为这个女孩子感到无比心疼。15岁的奥克萨那,敏感、脆弱、孤独,165厘米的身高却只有38公斤,因为太瘦,看上去就像个还没发育的小女孩。

谈成长 结茧蜕变期

黄豆豆说过,每个舞蹈演员都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突然开窍。对于奥克萨那来说,真正爱上芭蕾是在16岁的夏天。

那是一次芭蕾测验,听到自己分数的时候,奥克萨那被失败的感觉层层包裹。可能每个年轻女孩曾经有过这样的挫败感,觉得周围的人比自己



美,比自己聪明,比自己苗条,比自己有天赋。

“我突然觉得烦透了,爱谁谁吧!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很喜欢跳舞,我享受那种沉浸在舞蹈世界里的微妙。”

奥克萨那开始试着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写进日

记,不再因为孤独自怨自艾。她努力吃东西增肥,努力长高。“那年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要长到170厘米,44公斤。”她笑着回忆,“芭蕾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很庆幸自己有过那些经历,一直走到现在。”

从舞校毕业之后,奥克萨那进入了马林斯基。在这个世界闻名的俄罗斯舞团里,她如鱼得水,扮演了不少角色。“我不敢相信,学校的学习真的结束了。”从最初的难以适应,到之后的难以割舍,奥克萨那突然意识到,自己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

“那时候没有人认识我,我需要去证明,我能做到,我能表演这些角色。”奥克萨那再一次证明,付出的努力永远不会被辜负。在老师叶莲娜·叶甫捷耶娃的指导下,在她自己没日没夜地练习中,这个来自乌克兰的女孩子,一次又一次地在芭蕾舞台上大放异彩。

谈当下 破茧成蝶

说句实话,奥克萨那不是典型的欧洲美女,她眼睛不够

大,鼻子不够

翘,脸型不够

瘦削。但只要

站在人群中,第一

眼被认出的一定是

她——

或许是因为她周身

洋溢的自信,和那种与

生俱来受人瞩目的

气场。

在马林斯基,奥克萨那主演

过几乎所有的古典芭蕾舞剧,担任过现代芭蕾的主

舞。从一级独舞晋升到舞团首席,她只用了3年。

过快地成名,让奥克萨那“木秀于林”,自然,

也受到质疑。

“人们并不了解我,人们只是离得远远地评论

我,“哦,从彼尔姆来的。”老师和家人的支持,让

奥克萨那有勇气面对这些声音,在汗水中调整自己,

在旋转的舞步中放松自己。芭蕾给了她压力,

也给了她最好的慰藉。

“当我登上舞台,就感受到我有很多力量。现在,

我在舞台上的心态已经很平静了。”奥克萨那告诉记者。

如今的她,主攻戏剧芭蕾。“很多时候,现代作

品的内容和含义较难理解,而古典芭蕾就容易多了。

每一个步伐、每一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我会

明白它在讲什么,也更容易去把控我自己的内心

世界。” 本报记者 张艺 实习生 何川



昆曲演绎古汉语版智利国歌

国外艺术家汇聚张园看社区大世界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朱光)“海上第一名园”张园,昨天迎来了智利等国艺术家,在社区里举行跨文化艺术社区互动活动“张园看世界”,也让世界看到张园。这次活动也是2016上海市民文化节寻找乡土文化的一站、福民南西艺术季的开幕活动,以及世界水源地峰会的实践项目。

现场,艺术家用传统昆曲演绎了古汉语版智利国歌。中国和智利两国美食家各自用本地食材制作出创意美食。“用西班牙食材做的海派美食不叫上海美食,只有用上海食材做的美食才是上海本土美食,希望能让公众感受到我们味蕾上的城市。”自然力研究院创始人之一李晶晶说。他们希望传达一个理念——用本土的东西做出产品才能保有城市本真的味道。只有保留一份上海本土味,才能成为全球化世界中“不一样的烟火”。在张园的街巷中,中国与智利艺术家合作,通过六组影像、声音、艺术装置呈现城市建筑气质相似的上海经典里弄生活和拉美经典城市生活,探究人与建筑的共生艺术,他们为这组装置

取名“南溪(南西)六记”。“张园看世界”系列活动,始终将上海和智利的建筑与文化进行对比呈现,之所以放在一起是因为这是两个城市建筑气质相似。不少智利人觉得智利的建筑很像张园,路过此地就觉得“他乡遇故知”。

1882年江苏富商张叔和购下此地,奉养母亲。他仿造苏州狮子林等名园再造此园,取名“张氏味菴园”,简称张园。张园北起今南京西路,南至威海路,东起石门一路,西至茂名北路,现今的吴江路步行街就是原来的张园池塘。园内主要建筑“安恺第”,是当时最宏伟的建筑。张园是上海滩向社会开放的最早最大的私家花园。1918年张园停办,原址建起大批石库门建筑民居,从私家园林到公共开放式园林和城市公共活动中心,张园浓缩了上海市民文化生活史。



■ 张园一景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